

# 目錄

## CONTENTS

---

1 序言 (Preface)

論文 Articles

- 5 吳語甌江片的音韻特點及其分區  
(Phon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 Grouping of Oujiang Wu)  
秋谷裕幸 (Hiroyuki Akitani)
- 25 The Classification of Shanghai-Area Dialects  
(上海地區方言的分區)  
Zhongmin Chen (陳忠敏)
- 51 吳語止攝開口的歷史層次與演變  
(Historical Strata and Reflexes of *Zhi* Rhyme Group *Kaikou*  
Syllables in the Wu Dialects)  
潘悟雲 (Wuyun Pan)
- 61 北部吳語單音節形容詞重疊式後綴的發展  
(The Development of Suffixes *Li* / *Neng* / *Jiao* in Reduplicated  
Forms of Monosyllabic Adjectives in the Northern Wu Dialects)  
石汝杰 (Rujie Shi)
- 81 蘇州話文白的性質  
(The Nature of Literary vs. Colloquial Readings in the Suzhou  
Dialect)  
丁邦新 (Pang-Hsin Ting)
- 95 吳閩兩方言中的 g (k 和 k<sup>h</sup>) 聲母字  
(The g (k, k<sup>h</sup>) Initials in Wu and Min)  
王福堂 (Futang Wang)
- 105 從邪母在北吳中的演變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g* Initial and *Xie*  
Initial in Northern Wu)  
王軼之 (Yizhi Wang)

- 115 上海話的文白異讀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Readings in Shanghai Dialect)  
薛才德 (Caide Xue)
- 129 杭州話語音特點及其古官話成分  
(Phonetic and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Hangzhou Dialect)  
游汝傑 (Rujie You)
- 145 從比較音韻論杭州語音的歷史層次  
(Phonological Traits of Hangzhou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Phonology)  
鄭 偉 (Wei Zheng)
- 165 吳語的源流及歷史記錄  
(The Origin of the Wu Dialect as Seen in Historical Records)  
鄭張尚芳 (Shangfang Zhengzhang)

附錄 Appendices

- 187 附錄一：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董事及執行委員  
名單  
Appendix I: Board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of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 189 附錄二：四種獎項及申請辦法
- 190 附錄三：2010 年李方桂語言學論著獎
- 192 附錄四：2010 年李方桂學會博士論文獎
- 193 附錄五：2010 年李方桂田野調查獎
- 194 附錄六：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的公開信  
Appendix VI: Letter from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 198 附錄七：紀念李方桂先生中國語言學研究學會贊助人名單  
Appendix VII: List of Donors to the Li Fang-Kuei Society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Endowment Fund
- 199 附錄八：《中國語言學集刊》稿約及撰稿格式  
Appendix VIII: Style Sheet for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吳語甌江片的音韻特點及其分區\*

秋谷裕幸  
愛媛大學

本文首先歸納吳語甌江片有別於其他吳語方言的共同音韻特點，其次論述甌江片的音韻內部差異，最後提出甌江片的分區方案。

關鍵詞：吳語、甌江片、音韻特點、分區

### 1. 引言

關於吳語甌江片的語音特點已經有傅國通等（1985）、傅國通等（1986）、顏逸明（2000）和曹志耘（2002）等概括性的研究。本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吳語甌江片的音韻特點及其分區。首先在“2. 共同特點”歸納甌江片有別於其他吳語方言的音韻特點，其次在“3. 內部差異”較為詳細地論述甌江片的音韻內部差異，關注的主要是音類的分合。最後在“4. 分區”提出本文對甌江片的分區方案。

本文中所用的甌江片方言點是：1. 樂清市芙蓉鎮、2. 洞頭縣大門鎮、3. 永嘉縣楓林鎮、4. 溫州市、5. 溫州市甌海區澤雅鎮、6. 瑞安市飛雲鎮、7. 平陽縣鼇江鎮、8. 蒼南縣龍港鎮湖前辦事處。除溫州市的材料使用北京大學（2003）和潘悟雲（1998）以外，其他方言材料都是作者本人調查所得。這七個方言中，除蒼南縣龍港鎮做了較為詳細的調查以外，其他點的調查都是用《漢語方言地圖集調查手冊》（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 2003）的初步調查。各點的發音人均為60歲以上的男性。處衢片常山方言和婺州片永康方言的材料也根據筆者本人的調查。太湖片蘇州方言的材料根據北京大學（2003）。1902年出版的溫州方言《馬可福音書》的材料根據秋谷裕幸、王莉（2008）。該材料中大多數的字沒標出聲調。調類一律在音節的右上角用代碼表示：1—陰平、2—陽平、3—陰上、4

---

\* 本文的初稿曾於“日本中國語學會第54屆年會（2004年11月6日—11月7日，京都大學）”上宣讀。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

## The Classification of Shanghai-Area Dialects\*

Zhongmin Chen  
*Fud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dialects of the Shanghai area. I propose that tonal split can be used as a major criterion to classify these dialects. Based on this criterion I classify the dialects in the Shanghai area into five subgroups: the Chongming, Jiading, Songjiang, Liantang and Urban groups. This classifica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ialectal developments, but is also in keeping with the distinct historical-cultural backgrounds associated with each dialect area. There are three parts to this paper: 1. the criteria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dialects; 2.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lassification; 3. some common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dialects of the Shanghai area.

Keywords: the dialects of the Shanghai area, dialectal subgrouping, shared innovation, tonal split

### 1. The criteria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dialects

Shanghai is the biggest metropolitan city in China. Currently more than 19 million people live in this 6,340 square kilometre area.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dialects, of course, are not small. In this paper, I will deal with the internal divergence among the dialects in the Shanghai area and classify the dialects into five groups. This analysis includes the criteria of the classific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dialects, and the historical-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classification. Some data regarding related dialects outside of the Shanghai area will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comparative study.

---

\* An early version of this paper is one part of my dissertation, which was finished in 2000.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advisor, Professor Pang-Hsin Ting, for insightful comments and advice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my dissertation.

## 吳語止攝開口的歷史層次與演變

潘悟雲

上海師範大學

本文用地理“視時”來探討歷史“真時”音變，並用自然音變作為歷史變化次序的根據。通過分析止攝開口字在 116 個吳語方言中的讀音，本文提出止攝開口的主體層次是 *i*，其各種音變都是通過減小 *F2* 值來完成的。和止攝舌尖化有關的聲母主要是精、莊、知、章、見 5 組。根據止攝開口字不同的讀音，可以把各種吳語方言分成 7 個類型。本文還指出並討論了和止攝開口音變有關的特殊語音現象，如支韻讀音、讀入二等、以及避忌造成的音變等。

關鍵詞：吳語歷史層次、真時和視時、主體層次、止攝開口字

在作歷史層次分析的時候，有些人往往把含字最多的讀音叫作主體層次，實際上應該把所含字出現頻率最高的那個讀音叫作主體層次。在越南語中，從漢語借過去的字超過 70%，但是越南語當然不能算作漢語一個方言。越南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都是南亞語來源的語素。所以越南語只能算作是南亞語，它的主體層次正是由這些南亞語的語素組成。但是深層接觸也會改變主體層次的性質。吳地原來居住著百越人，他們的語言中主體層次自然由百越語的語素構成。但是長期以來與漢語的深層接觸，主體層次幾乎都是漢語語素了。

確定了吳語中的主體層次以後，就有可能確定主體的演變歷史。在討論以前，我們先引進兩個重要的概念：真時與視時，這是 Labov (1994) 首先提出來，我們對它們進行改造，提出歷史真時與地理視時的概念。

下圖三種有親緣關係的語言 L1、L2、L3，某個詞在這三種方言中分別讀作 p1、p2、p3：

## 北部吳語單音節形容詞重疊式後綴的發展

石汝杰

熊本學園大學

本文搜集明末到民國初年期間的文獻中有關的語言資料，以分析北部吳語單音節形容詞重疊式（AA）加後綴（X）這一格式（AAX）中後加成分的形式和發展變化的過程。

關鍵詞：北部吳語、重疊式的後綴、方言文獻

在討論北部吳語的語法特徵時，常舉出一項是：單音節形容詞重疊式要加後綴“叫”（或者“裏”等）（袁家驊等 2001:95，傅國通 1978:124，侯精一 2002:73，方松熹 2008:120）。這一點確實是常引起人們注意的，我們也曾把這一特徵當作判別某個資料是否具有吳語性質的一個條件（石汝杰、宮田一郎主編 2005:12）。對於現代吳語中這一現象在各地的分布及性質，有大西博子（2005）的詳細歸納與分析。本文論述的側重點是，搜集明末到民國初年期間的文獻中有關的語言資料，以分析這一格式中的後加成分的形式和發展變化的過程。又，關於本文中引用的例句的出處（文獻資料）及其性質，請參見“吳語文獻資料要目”（石汝杰 2009:255-358）。

本文討論的這一格式，AA 部分的構成比較複雜，為了稱述方便，這裏按照慣例，稱之為“單音節形容詞的重疊形式”。

### 1. 文獻中的“AAX”格式

現代北部吳語（如蘇州、上海等地）中，單音節形容詞重疊後，常構成“AAX”格式。其中的後附成分 X，最常見的形式是“叫”（錢乃榮 1992:1054）。但是，從我們搜集的歷史文獻裏，能發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現象：（1）早期的後附成分，主要形式是“裏”、“能”和“唔”，而“叫”則是相當晚近的時期才出現的。（2）“叫”的擴展速度很快，在清末以後，尤其在城市方言裏，迅速地取代了

## 蘇州話文白的性質\*

丁邦新

柏克萊加州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這篇短文首先說明蘇州話舊派、新派與文白異讀的錯綜關係。然後對牽涉這些關係的四個問題一一加以分析: 1. 年齡層與音變、2. 捲舌音對辨認文白的作用、3. 蟹攝一二等的兩讀字、4. 止攝合口三等的兩讀字。結論認為蘇州話裡有早晚期兩種白讀, 而文讀介於兩者之間。

關鍵詞: 吳語、蘇州話、歷史層次

### 1. 蘇州話舊派、新派與文白異讀

《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丁邦新 2003) 出版之後, 我對蘇州話文白的分析<sup>1</sup> 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王洪君 2006, 陳忠敏 2007)。最主要的批評在於對層次分析、對某些語言現象早晚期的看法不同。在討論細節之前, 我覺得有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先要釐清, 那就是蘇州話的舊派、新派究竟與文白異讀是什麼關係?

蘇州話舊派新派是趙元任先生在《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 首先提出來的, 在聲母表、平上去韻母表、入聲韻母表、和聲調表上的方言欄中, 特別標出一個分欄“派別”, 聲母表中除去吳縣的“舊派、新派”以外, 還有上海的“舊派、新派、混合派”、武進的“紳談、鄉談”等等。凡是沒有區別的不注明, 例如入聲韻母表中只有上海的“舊派、新派、混合派”, 聲調表中只有武進的“紳談、鄉談”, 也就是說在這兩個表上蘇州話就沒有“舊派、新派”的區別。

舊派、新派最大的不同是什麼呢? 舊派有整套的捲舌音聲母  $tʂ-$ 、 $tʂ'-$ 、 $ʂ-$ 、 $ʐ-$ , 而新派變成  $ts-$ 、 $ts'-$ 、 $s-$ 、 $z-$ 。舊派、新派代表什麼人的話呢? 在調查說明中趙先生列出蘇州的三個發音人, 並說明他們的資格:

---

\* 本文承匿名審查人提出幾點修改建議, 大體已經略作改動, 在此致謝。

<sup>1</sup> 書中有一節專門討論文白異讀, 曾在《中國語文》(丁邦新 2002) 發表, 本文所引以書為主。

## 吳閩兩方言中的 g (k 和 k<sup>h</sup>) 聲母字

王福堂  
北京大學

吳閩兩方言中都有不少 g (k 和 k<sup>h</sup>) 聲母字在韻書中反切上字為匣母，但實際讀音反映了中古吳語群母一二四等保持為上古的 \*g，不歸匣母 \*ŋ 的特點。吳方言中另有不少 g 聲母字的反切上字為見系其他聲母，或因音變而成為 g 聲母，還有不少字來源不明，則可能並非來自上古群母。吳方言在這方面的表現和閩方言有所不同。

關鍵詞：匣母、群母、中古吳語、吳方言、閩方言

### 1.

漢語方言中，群母字聲母一般為舌根塞音或舌面齶化音。如“櫃合”北京方言 kuei<sup>2</sup>、蘇州方言 dzy<sup>2</sup>、廈門方言 kui<sup>2</sup>，“件開”北京方言 tɕien<sup>2</sup>、蘇州方言 dzi<sup>2</sup>、廈門方言 kiā<sup>2</sup>（例字只舉白讀音，下同）。中古韻書中群母為濁塞音，有三等，沒有一二四等。

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漢語方言普查時，曾發現閩方言中有不少韻書中的匣母字聲母讀作塞音 k 和 k<sup>h</sup>。如廈門方言“厚一”kau<sup>2</sup>，“環二”ɬ<sup>h</sup>uan，“舷四”ɬi。這些字都讀陽調，說明聲母原來是濁塞音，應為群母（k<sup>h</sup> 聲母在層次上不同於 k 聲母，本文一併收入）。在吳方言及相鄰蘇北、皖南的某些方言中，也發現有類似的現象。如“環”蘇州方言 ɛ<sup>h</sup>ue，揚州方言 ɬ<sup>h</sup>uæ，“銜”紹興方言 ɛ<sup>h</sup>æ，休寧方言 ko<sup>2</sup>（吳方言聲母讀作濁音 g，其他方言讀作 k 和 k<sup>h</sup> 是 g 的清化音）。因為下江官話和徽語地區歷史上都曾為吳語的分佈地區，吳方言和閩方言中古時又同屬江東吳語，因此上述 g (k 和 k<sup>h</sup>) 等匣母字的實際讀音很可能是中古吳語語音特點的留存。李榮在分析閩方言“寒汗猴厚懸咬”和吳方言等“環銜攢隘擱懷鯁”13 字後，根據玄應《一切經音義》所說“咬”字江南讀“下狡反”（即下巧切），屬匣母，與閩方言 k 和 k<sup>h</sup> 的情況相似，以及吳方言也有許多韻書中的匣母字聲母為 g 的情況，提出中古時有些方言的群母除三等外也



## 從邪母在北吳中的演變初探\*

王軼之

浙江大學

本文討論了中古從母和邪母在北部吳語中的演變，利用層次音變理論來解釋北吳從邪母的問題，認為從邪母讀塞擦音還是擦音是由於不同的層次音變造成的。文章分為以下三個部分：1. 引言；2. 從邪母在北吳中的演變；3. 層次音變的結果。

關鍵詞：從邪母、北吳、層次音變

### 1. 引言

按照中古擬音，從母音值為濁塞擦音 [dz]，邪母音值為濁擦音 [z]，發展到現代吳語，理應與其他聲母一樣，有整齊的對應，但是各地情況不盡相同，有些地區如上海，蘇州市區，無錫市區從邪母的今讀音值只有擦音，而有些地區有區別，但是到底哪些字讀為塞擦音哪些字讀為擦音，簡直是無規律可循，不但一個地方是一種格局，即使是同一個地方，同樣的字音韻地位完全一樣，卻有著不同的聲母。1928年，趙元任在《現代吳語的研究》(1928:14)中提到：

“床禪跟今音的‘dj’，‘zh’都是一筆糊塗賬，能分辨的如常熟、常州、寧波等地，它們辨類的法子，又是一處一個樣子，……同樣，從邪母也一律用‘z’代表，不另加‘dz’。”

趙先生認為從邪母讀塞擦音還是擦音是一筆糊塗賬。繼趙元任以後，錢乃榮重新調查了趙先生曾經調查過的33個點，他在《當代吳語研究》(錢乃榮 1992:6)中這樣闡述從邪母在吳語中的音值情況：

---

\* 感謝陳忠敏教授對本文的指導。

## 上海話的文白異讀\*

薛才德  
上海大學

本文在現代中派上海話的基礎上，結合艾約瑟的《上海方言文法》和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等著作中語料，來討論上海話中 -o / -A、-A / -E、-o / -uA、-ã / -əŋ、-õ / -ã 等幾組韻母不同的文白異讀和 ŋ- / z- 或 l- 或 fi-、m- / v- 或 Ø-、ŋ- 或 ŋ- / fi- 或 Ø-、k- / tci- 等幾組聲母不同或聲母韻母都不同的文白異讀。通過文讀和白讀的相互競爭，尋找語音演變的線索。

關鍵詞：上海話、聲母、韻母、文白異讀

上海話語音系統在一些音類中存在著文讀音與白讀音的整齊對應。本文在現代中派上海話的基礎上<sup>1</sup>，結合艾約瑟的《上海方言文法》(Edkins 1868，下文簡稱《文法》)和高本漢的《中國音韻學研究》(Karlgren 1915-1926，據趙元任等譯 1940，下文簡稱《研究》)等著作中語料，來討論上海話中的文白異讀現象。通過文讀和白讀的相互競爭，尋找語音演變的線索。本文所謂現代中派上海話指的是目前年紀五六十歲的上海人說的市區上海話。

### 1. 韻母不同的文白異讀

#### 1.1

1.1.1 帶 o 韻母的字部分有文白異讀。這些字白讀為 -o，文讀為 -A（有少數為 -iA），可以分成兩組：

---

\* 本文是上海市社科基金項目“上海現代化進程中的方言接觸與新派上海話的形成”(2007BY004)的階段性成果，並得到上海大學 211 工程項目“轉型期中國民間的文化生態”子項目“方言與區域文化”的資助。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意見，文章修改後若仍有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sup>1</sup> 中派上海話注音從許寶華、湯珍珠主編的《上海市區方言志》。

## 杭州話語音特點及其古官話成分

游汝傑

復旦大學

本文討論老派杭州方言語音和音韻特點，指出杭州方言語音中的 11 項古官話成分。作者認為杭州方言音系中既有中古吳語層次，又有中古中原官話層次。其音系是由中古吳語和官話互相接觸、融合而成的。杭州方言是一種混合型方言，是由官話和吳語在南宋時代混合而成的克里奧爾語。杭州話對於研究官話歷史和克里奧爾語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杭州方言、吳方言、古官話、克里奧爾語

杭州話是一種典型的混合型方言，是由吳語和官話混合而成的。北宋王朝南遷時帶來的北方話和當地的吳語互相接觸、交融造成後世混合型的杭州方言。杭州話的主要語音特點，如保留全濁聲母、保留入聲、鼻韻尾只有一套、古咸山兩攝韻尾失落等，與現代各地吳語的共性一致，但也有一些語音特點，與各地吳語明顯不一致，應來自北宋中原官話，如缺少文白異讀現象、有  $\eta$  介音等。其辭彙系統的若干特點，如人稱代詞用“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結構助詞用“的”、否定詞用“不”、是非問句常用格式是“V + neg. + V”、有大量讀音是  $[\text{ɤ}]$  的“兒尾詞”等，也與吳語不同，也應來自北宋中原官話。

杭州話的半官話性質顯然淵源於北宋末年的宋室南遷，《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切見臨安府（即北宋時杭州）自累經兵火之後，戶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湊駢集，數倍土著。”臨安城內北方移民的人口比原住的吳語居民多出幾倍，他們帶來的北方話與當地吳語交融，形成日後的杭州話。

杭州話是一個半官話方言島，使用地域僅限於杭州市上城區、下城區、江干區，以及西湖區和拱墅區的一部分，大致相當於今環城東路、環城北路、環城西路和錢塘江合圍之地。換言之，只是城裏人說杭州話，周邊的鄉下人都說當地的吳語。使用杭州話的人口，目前約 120 萬，上世紀 50 年代初期至文化大革命

## 從比較音韻論杭州語音的歷史層次\*

鄭 偉

上海師範大學

立足於漢語語音史，運用比較方法，可以發現杭州音系至少包括三個層次：一、源於南朝《切韻》、且仍見於其他吳語；二、晚唐至北宋以來的北方官話；三、《切韻》以後、且見於其他吳語的創新演變。第一種是杭州方言曾為吳語的保守表現，後兩種對杭州方言來說都是創新表現，其中第二種為杭州音系的主要層次。

關鍵詞：吳語、保守、創新、杭州方言、歷史層次

### 1. 引言

1987 年及新版《中國語言地圖集》所列的吳語分區中，杭州話都被單獨劃作一個小片，與太湖片的其他五個小片並列。傅國通等（1986:4）認為杭州話在音韻方面的特點有以下 7 項：

1. 見開二聲母只有舌面  $te-$  讀法；
2. 日母“兒耳二”字唯讀  $\text{əl}$ ，沒有鼻音讀法；
3. 微母沒有  $m-$  的讀音；
4. “烏”字讀  $ni\text{u}^3$ ；
5. 有很多帶  $-y-$  介音的韻（舍碎稅  $s\text{y}\epsilon^5$  | 社罪穗  $ts\text{y}\epsilon^5$  | 揣  $tsh\text{y}\epsilon^1$  | 帥  $s\text{y}\epsilon^5$  | 村春  $tsh\text{y}\epsilon\text{n}^1$  | 桑雙  $s\text{y}\text{a}\eta^1$  | 窗  $tsh\text{y}\text{a}\eta^1$  | 染軟  $y\text{u}^3$ ）；
6. 山合一二等，合三知章組，咸山開三知莊章組，今全讀  $-u\text{u}$ 。如：搬  $pu\text{u}^1$  | 團  $du\text{u}^2$  | 官關  $ku\text{u}^1$  | 閃  $su\text{u}^1$  | 專  $tsu\text{u}^1$  | 占  $tsu\text{u}^5$  | 展  $tsu\text{u}^3$  | 纏  $dzu\text{u}^2$ ；
7. “奪”字讀  $do\text{u}^8$ ，“落鹿綠”讀  $lo\text{u}^8$ ，四字同韻。

\* 本文受第 46 批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20090460479）和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 E- 研究院的資助。《中國語言學集刊》的匿名審稿人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 吳語的源流及歷史記錄

鄭張尚芳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 E-研究院

現在使用吳語方言的上海、浙江、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這片毗連地區，先秦都屬於吳越兩國的土地。但是今之吳語方言，卻並非從古吳越土著的語言傳承變化來的，其間這片土地上經歷過一場重大的**語言交替、變遷**過程。接替的漢語主要來自楚語，先發展出江東話，唐代才獨立成吳語。

關鍵詞：吳語方言、語言交替、楚語、江東話

### 1. 古代吳越語言與語言變遷

現在使用吳語方言的上海、浙江、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江西東北部這片毗連地區，先秦都屬於吳越兩國的土地。但是今之吳語方言，卻並非從古吳越土著的語言傳承變化來的，其間這片土地上經歷過一場重大的語言交替、變遷過程。

上古時長江以南的沿海地區，從江蘇到廣西以遠，都是不同部族越人的地盤，分屬“干越、於越、甌越、閩越、南越、西甌越、駱越”等支系，號稱“百越”（《漢書·地理志》臣瓚注“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其中分佈在蘇滬皖贛的有干越，在浙江的有於越、甌越。於越在春秋時曾建都會稽（今紹興），建立強大的越國，打敗了北面的吳國（因吞併干越所建干國而也稱吳干），北上稱霸中原。吳王號稱太伯之後與周同姓為華族（周王室也予承認，有宜侯矢簋銘文為證），其王族可能通華語。但其人民卻操越語，文獻表明吳越兩國的人民語言相通，原來同說一種古越語（統治層與被統治層語言不同不怪，金元清之入主中原，晉室南徙導致江東土庶方言有別都是例子。久之則會相化，猶如滿清貴族入關後改說京話。吳王族說話或已越化，其王名就是越式的，雖用漢字表示，其義卻難以索解。吳越器銘借用漢文，其中只有人地名才表示出古越語特色）。